

一汽-大众



## 贡秋南珠 神山下的生态导师

文 / 《中国周刊》记者 刘霞、余建平

贡秋南珠是云南迪庆州佛学院来远寺分院的堪布。在藏传佛教的寺院中，担任堪布这一僧职的僧人都是获得格西学位（藏学博士）的高僧大德。

1968年，贡秋南珠在迪庆州维西县巴珠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出生。根据藏区习俗，如果家中超过两个小孩，一般会送一两个前往寺院完成学习。南珠也不例外，他17岁便被父母送去离村里十几公里外的来远寺，出家成为一名喇嘛。

那时正是1980年代，迪庆州80%的经济收入靠“木头财政”，大片原始森林被“剃”成光秃秃的山头。“掠夺式”的采伐，搞得原来溪流潺潺的山谷没了水，一下雨山坡上就出现滑坡、泥石流。在寺院学佛法，南珠有着慈悲的心怀。看着一棵棵被砍到的树木，他难过得掉眼泪，“每棵树都有生命，它们都有自己的尊严”。

在巴珠广袤的森林里放羊是南珠童年生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南珠看来，在寺庙学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行方式。对他而言，保护当地的生态也是一种修行，保护树木，保护鸟类，保护动物就是他的修行功课。

2002年，南珠有缘与从事生态保护和可持续社区发展教育的刘蕴华老师相识，并愿意协助她通过藏传佛教教义中的生态观来指导村民们保护自己生活的家园，为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尽一份力。

巴珠村有八大神山，与达摩祖师洞以及来远寺遥遥相望，处于祖

师洞文化圈的核心地带，全民信奉藏传佛教直贡噶举教派。南珠认为，纯朴的老百姓在藏传佛教和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和实践，这对于维持藏区的生态平衡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前，村里偶有打鸟的事情发生，南珠知道后，便在法会活动上以佛法教义加入环保理念进行教育，打鸟的村民当即向他表达忏悔之意，并把猎枪等器物放进了村里的佛塔内，永不使用。

村子里，南珠一年建了佛塔二十几座。他说，对于藏族信众来说，佛塔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具有威慑力量，是能够压制邪恶力量的神圣之物，“有时，佛塔的作用比那些硬梆梆的标语强多了。”他说。

1993年，南珠从迪庆松赞林寺下面的佛学院毕业，第二年便进入直贡噶举强久林佛学院继续深造，并一待就是11年。2004年，南珠堪布回到了来远寺。

来远寺就在巴珠村的对面，一山之隔，南珠堪布便时常回到村子里，跟村民们讲佛法，并用他们熟知的语言和生活方式讲授如何爱护森林里的鸟类，如何不破坏草地。

挖松茸的季节到了，村民们要上山采挖松茸。南珠堪布为大家念经，祝福丰收。松茸的价格水涨船高，是当地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但采挖松茸会挖出一个个坑，破坏土壤植被，这是藏区新出现的环境危机。南珠堪布告诫大家，挖过松茸后，一定要把挖走的土回填，既不破坏土壤，又保证来年有好收成。

在村里，和蔼可敬的南珠堪布大小活动都和大家商量，也听取各方建议。NGO在当地搞环保教育项目初始阶段，不少村民处于迷茫状态。堪布出面参与活动，以讲经的形式给村民讲解。“修行成佛，目的是为了众生。情的世界和器的世界，都要和谐。人和外界的可持续性就是在修行自己的一生，甚至是更好的来世，首先发心是好的，要运用智慧来进行生活。”

来远寺自从建立佛学院后，南珠堪布就开始在佛学院周边种果树、种蔬菜，提倡小喇嘛吃素，提倡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南珠堪布认为，藏传佛教文化理念及方式对于巴珠环境保护有积极的帮助，“人可以将自身内在的禅定体验与佛法理念，应用到一种关爱心灵与动物、环境的生活方法中。”

一直以来南珠堪布以慈悲心引导和梳理村民的观念、意识，村民也意识到破坏自然环境会造成怎样的恶果，并将“环保”与“慈悲”相关联，进一步呈现环保的意义。他说：“如果我们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自然人，基本的衣食住行实在所需无多。我们的痛苦与快乐都是来自心的感觉。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心灵的作用，正是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环保能否见效，关键就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自然。”



奥迪 A8L 典藏版限量升级，为尊荣专属而生  
尊贵再进化



一汽-大众



## 张颖溢 国际 NGO 本土化的探索者

文 / 《中国周刊》记者 刘霞

那时开始，她就在走一条国际 NGO 本土化的探索道路，“从国际视野来讲，国际社会可能关注的是他们认为重要的，但中国还有很多环境问题是我們自己需要加以关注的。”

2014 年，张颖溢联合一些专家、学者、志愿者及自然爱好者，成立“美境自然”（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协会），并在广西林业厅的支持下注册成为省一级的社团。

美境自然成立后，也在明确自己的战略。作为创始人，张颖溢将社区保护地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方向，以社区保护地网络的形式来保护整个桂西南的喀斯特生态系统。“因为那一片是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那个区域是一片石灰岩山地，有很多该地区特有的动植物，有好多都是全球极度濒危的物种。同时，这个区域是一个少数民族（壮族）的生活区，历史上长久以来他们就生活在这里，而且他们跟当地的自然、生态、地理环境早就融合在一起，它并不是一片荒野，人们早就跟它形成一种长久的关系。”

1992 年国际上通过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可持续地利用。张颖溢说，保护并不是指“你不能用”，而是“你要可持续地利用”，不仅这一代能用，未来的世代都能用，这就是可持续的含义。

涉及到一个村庄，张颖溢认为，不是说简单的把山林里的猴子保护下来，而是说我们怎么能让这些猴子和山林保存下来，让山林持续发挥它的功能，比如提供水源、减少自然灾害、为村

张颖溢说，自己进入 NGO 是比较巧合的事。

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学专业读博士期间，张颖溢一直待在广西做白头叶猴的野外研究和保护。2002 年毕业的时候，她有两个方向选择：要么出国做研究，要么留下来做保护。当时，正好有一个国际 NGO 在“招兵买马”，找到她时，她只知道对方是全球有名的机构，但 NGO 究竟是什么她却并不清楚。

“当时也没多想就进了这一行”，可进了这一行以后，张颖溢发现，自己原来竟然可以两方面兼得——“我们拉着一帮科学家，出资做一些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而且能够实际解决一些问题。”

2009 年，张颖溢成为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 (Fauna&Flora International, FFI) 的首席代表。从



### 奥迪 A8L 典藏版限量升级，为尊荣专属而生 尊贵再进化

庄提供美丽的风景，而且老百姓的生活还能不断地过得更好。她说，这才是做社区保护地工作最重心的地方。

张颖溢介绍，美境自然在做项目设计时，已经考虑到这些问题。她强调，环境问题背后，其实都是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具体到一个村庄，比如广西渠楠，“在最开始时我们会去评估这个村庄如果要推动可持续发展，他们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通过开展一些活动来逐步应对这些问题。”刚进入渠楠时，张颖溢发现村庄赌博的现象很严重，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很贫乏，“但实际上壮族的村庄应该有很多的民族节日啊”，她有些不解。

张颖溢关注的还有孩子。撤点并校以后，村里的孩子们从小学开始就要到镇上去上学，周末才能回家，他们与父母的亲子关系比较疏离。“我们刚进这个村子时就发生了一个事件，一帮十几岁的少年偷看女孩子洗澡，被大人们抓起来严加斥责，当时这件事在村子里闹得挺大。这件事说明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也是有问题的。”

针对渠楠的这些问题，美境自然引用了“自然教育基地”这个抓手。渠楠的自然条件很好，村民们一开始本想做旅游。但是张颖溢就跟他们说：“这个地方在交通条件和旅游开发上缺的比较多，因为做旅游，就要搞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巨大，也容易造成破坏，干脆我们就做自然教育吧，由我们招募人过来，你们可以搞接待、做导赏以及后勤的工作，然后可以从中受益。”

张颖溢觉得，做自然教育，人数是可控的，行为也是可控的，不

像做旅游，游客来就是“上帝”，“人家要吃个野生动物你是不是也得给他逮？”她说，如果人家是来接受教育和体验的，完全可以通过自然教育逐步影响大家。屯委的人其实也知道村庄的问题所在，他们也希望借着自然教育活动的开展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改善对孩子的教育，也完善他们内部的决策，实际上是把村子里各个利益群体都调动起来。

目前，美境自然在广西重点支持了 7 个社区保护地，这些社区拥有白头叶猴、黑叶猴、苏铁、广西青梅等国际公认的濒危动植物种。除此之外，他们还成立了广西社区保护地联盟，联盟内设有十几个其他保护类型的保护小区。

张颖溢说，挑选这些村庄作为社区保护地的标准，首先就是物种的受威胁程度，“越濒危的，我们就越关注”；其次是看村庄的意愿，也就是看村民是否愿意将他们的集体林可持续地利用，长久地保存，“看他们的愿望是否强烈，看他们的心不齐，看他们的凝聚力强不强”；还有一个标准，是张颖溢想要强调的，那就是政府的参与，“我们会看这个社区所在的政府部门，他们有多大的积极性，愿意去支持，也愿意来参与，因为这涉及到要对这些社区保护地给予政府认可。”

让张颖溢感受最深的是，他们在跟政府的合作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影响政府。“一开始时，他们并不是很了解社区保护地到底是什么，好多人就想着，这不就是小型保护区吗？而对于自己的角色也不太了解，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实际上是拉着他们一块儿做的。比如我们带着村子里的人去考察学

习，通常也会带着政府部门的人，也会带着他们去思考政府部门应该起到什么作用。我觉得，既然村子是主体，那政府部门应该是监管的角色，就是说，你做得好，我给你这块牌子；你做得不好，我可以摘牌啊。”

张颖溢觉得，NGO 只是一个外部的支持机构，其工作的可持续性容易受到资金等的影响。“但是政府部门肯定可以啊，因为这些社区保护地所拥有的物种都是国家重点保护物种，无论在不在保护区内，政府都有职责要管。”

在张颖溢看来，社区保护地虽是一个外来的概念，但是“村民自己保护自己的家园”这样一个理念，在中国其实并不陌生。比如西藏的神山圣湖，南方的风水林，都是以社区为主体，出于信仰也好，出于现实的好处也好，村民自己在保护，“这其实就是社区保护地”，她说。在藏区，村民会说谁要不遵守某种规矩了，家里会遭受变故。从科学道理讲，很难说清这个逻辑。这是靠习俗、约定，在一个以血缘和家族为纽带的小社会里来约束人的行为。张颖溢认为，这套系统在中国是有现实意义的，“你真的要让村民按照保护区的管理来管的话，很多时候是行不通的。而这套传统系统是成本最低，但效果很好的路子，而且是可持续的。政府要建一个保护区，要投入多少资金。但如果我们能够动员村子自己去保护自己的家园，成本相对低得多。”

张颖溢认为，在广西，政府为什么愿意支持社区保护地，就是因为政府看到了这样的好处。“政府建保护区就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而搞社区保护地的话，村民日常巡护频率有多高，他们天天都在地里干活儿，几百双眼睛还不如十几双眼睛吗？”

# 雪域上原始拙朴的 尼西黑陶

文 / 宣宏宇 摄影 / 《中国周刊》记者 杨剑坤、郭军华

尼西黑陶的魅力在于其着黝黑厚重的原始美，朴素、简练生动、充满韵律感。



组图：尼西汤堆村旧时曾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村落，这里拥有悠久的制陶史，制陶工艺世代相传。尼西黑陶享誉滇西北及全藏区，在中国黑陶艺术中独具一格。

在人类的历史上，几乎再也找不出哪一种手工艺能像制陶术那样与生活息息相关。它是如此古老，标识着文明的滥觞；它是如此普遍，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不约而同地从它开始；它是如此年轻，即便是在数字信息技术横扫一切的今天，它的魅力依然有增无减；它是如此独特，虽然都是泥与火的试炼，却总是以千差万别的面貌呈现出它所植根的那方水土的风情以及生长于其中的那方人的性格。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或可以说陶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地方的文化缩影。

香格里拉尼西乡汤堆村的藏民生活在湛蓝的天空下，倚靠着雪白的山峰，制作着黝黑的陶器，这些陶器被称为藏族土陶，也叫藏族黑陶，今天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是——尼西黑陶。尼西是云南省香格里拉县的一个藏族乡，是旧时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在这里一直有着悠久

的制陶历史，民间的制陶工艺已世代相传两千多年，尼西黑陶享誉滇西北及全藏区，在中国黑陶艺术中独具一格。距离香格里拉县城30公里处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汤堆村，这里隶属于香格里拉县尼西乡，曾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在这里不仅保留着古朴的藏族民风 and 诱人的古老情舞，还传承着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民间黑陶制作工艺。如果说香格里拉的尼西乡以黑陶著称的话，那尼西黑陶又以汤堆村为代表。

尼西黑陶大方美观，它烹饪出的食物有着现代化的炊具所无法提供的地道的泥土味。如今它享誉滇西北及全藏区，在我国黑陶艺术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尼西黑陶是尼西藏族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件，有酥油茶罐、炭火盆、藏八宝（一种挂在墙上的装饰品）、鸽子壶等，而最常用且广为人知的是形状扁圆





的黑陶锅，用它炖出的鸡，味道鲜美，堪称佳肴！

黑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之一，至今已有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黑陶诞生于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已四千多年，是黄河中下游原始文化的杰作。中国黑陶的制作工艺比原始彩陶更纯熟、精致、细腻和独特，早在约 2000 年前中国黑陶已达到与瓷器相媲美的工艺程度。黑陶所呈现的纯净黑色，是以独特的无釉无彩碳化窑变的古老工艺烧制而成的。

作为藏族文化的一个象征，黑陶制品在藏族聚居区被广泛地使用着。目前尼西黑陶制品的品种有 100 多种。从用途上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世代相传，深受藏族人民喜爱的传统日用器皿；第二类是佛事、宗教用品；第三类则是手艺人根据现代审美的需求，结合传统工艺设计制作的新品种。两千年来，藏族的民间艺人孜孜不倦地用双手打磨着黝黑色的陶土作品，传承着本民族悠远的黑陶文化。

尼西黑陶从采集陶土到陶品的问世大约需要一个



月。其原料取自当地特有的红色黏土和白色砂土以及汤满河的风化沙石研磨的石粉混合而成，在制泥之前，需要把采好的红土与白土分别装袋，按比例混合后晾晒，然后用陶槌“腊土”敲击土块，使之细碎，于筛细后堆成圆堆状，往沙堆倒入水后，迅速用双手搅拌沙堆，取搅拌好的沙泥揉搓成圆状陶土，用塑料布裹好备用。每年二三月份，工匠们会去两公里外的山上取土。取来的土被敲碎并反复筛选至粉末状细土，便装袋保存，供全年使用。目前，汤堆村 180 余户中约有 80 户从事黑陶制作，制品有 100 多个品种，大部分是生活必需品，如炖煮肉类的土锅、酥油茶壶、土奶瓶等。目前，每年从这里销售出的黑陶制品有两万多件。除了在云南的香格里拉、德钦、丽江，西藏的芒康、左贡和四川的稻城、德荣等藏族聚居区畅销以外，这些黑陶制品在中国其他省市也颇受欢迎，甚至远销国外。

尼西黑陶的制作工艺千百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制陶工匠们从不使用现代技术，仅仅一套自制的木头工具、一方木案，和几片木板底座，就是他们所有的生产工具。黑陶制品的成型采用盘筑法，用粘土一片片粘成，就算是圆形器皿，也不借助电动转轮。首先，取来搅拌均匀的陶土，用木拍拍打成条状后置于基座上；然后，再根据

组图：尼西黑陶的制作工艺千百年未有太大变化，原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红色黏土和白色砂土以及汤满河的风化沙石研磨而成的石粉。



组图：待工匠用粘土一片片捏制陶土器皿，磨光器壁和沿口，镶嵌白瓷片，并于其上刻绘图案。经阴干后进行堆烧：以两根木柴并排放为一组，依次摆放大小陶器于底架上，再把木柴直立插入柴堆空隙及外围，木柴堆架中间留出气孔；备锯木灰一堆，先堆在柴堆附近；同时，在堆放的木柴、陶器四周均匀摆放一圈易燃的栗树枝叶，准备完成后以刨花引火，点燃柴堆边缘，火势由外及里燃烧，在燃烧过程中，不断在柴堆周围添加苹果枝、栗树枝以助燃烧，并不断用长木棍戳火堆以透气，待木柴燃尽则陶器就烧好了，燃烧时间大约 20 分钟。

所需的器物用手捏制成大体轮廓；最后，磨光内外器壁和沿口，镶嵌白瓷片，并于其上刻绘图案。经阴干后进行堆烧：以两根木柴并排放为一组，依次摆放大小陶器于底架上，再把木柴直立插入柴堆空隙及外围，木柴堆架中间留出气孔；备锯木灰一堆，先堆在柴堆附近；同时，在堆放的木柴、陶器四周均匀摆放一圈易燃的栗树枝叶，准备完成后以刨花引火，点燃柴堆边缘，火势由外及里燃烧，在燃烧过程中，不断在柴堆周围添加苹果枝、栗树枝以助燃烧，并不断用长木棍戳火堆以透气，待木柴燃尽则陶器就烧好了，燃烧时间大约 20 分钟。

待柴堆燃尽，则手握长棍戳挑被烧制过的陶器迅速至旁边堆放的锯木灰上，用铁锄帮助埋于锯木灰当中，陶器颜色随即变黑。埋陶器具 10 分钟后，以木棍扒开灰堆，再把埋烧的陶器一一翻身，然后继续埋放。在埋陶过程中要以长木棍不断戳灰堆以透气。埋陶 15 分钟后，把埋在灰堆里的陶器一一挑出，



摆放地上冷却约 5 分钟后，迅速用松叶蘸滚烫的酸奶渣水或米汤水在烧埋好的陶器内壁刷一圈，以防渗漏。烧制好的黑陶还只是半成品，还需经过打磨与清洁才能最终完成。

尼西黑陶的魅力在于其黝黑厚重的原始美，朴素、简练生动充满韵律感。原始的制作方式和藏族民族性格中的粗犷、朴素的特点相辉映；纹样随形制作，以简练、生动的形式捕捉生活中常见的形象，颇富意味，有欢快的游鱼、张着嘴的鸡、盘旋舞动的蛇、瞪着圆眼珠的牛、麒麟和呲牙咧嘴的兽面形象，也有夸张的花卉和植物叶片纹样。这些装饰纹样都来源于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动物的生动表情流露着人格化的感情，通过抽象的形式美感表达藏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佛教的虔诚。

尼西黑陶的黑，黑得纯净，一如藏民心中的信仰，以及香格里拉的天空、气息、雪山……制陶就像诵经，心无旁骛地拍、打、切、削着陶泥，而器物则在如此宁静的过程中渐渐成型，天与人、道与器、神与形的关系因此澄明无蔽。堆烧是化泥成陶的最后蜕变，锯木灰不

像窑炉里的烟雾那样飘渺，而是紧贴表面，渗透坯体，刻骨铭心，表里如一。

尼西黑陶的工艺是原始的，原始意味着自然，其形式与内涵植根于香格里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藏族特殊的民俗文化，正是因为特殊的自然、人文条件，作为中华陶瓷文化一部分的尼西黑陶才有了卓尔不群的艺术魅力，它映射着作为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藏文化的具体内涵；同时，它从未脱离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暗示着陶文化的原初意味，经由朴素的实用功能唤醒现代人对精神家园的记忆，这大概正是它无须粉饰的强大感染力之所在！此外，尼西黑陶的持久生命力也再次确证了文化多样性的价值，面对现代社会对效率的线性追求，朴拙的手工更像是一种生命的启示。■

# 秋桓仁的波涛

文 / 甲乙 摄影 / 《中国周刊》记者 杨剑坤  
支持机构 / 《航空画报》

苍穹之下，群山如浪。此刻，我盘坐于俯瞰众峰的桓仁老秃顶子山之上，垂注茫茫大野。铁色天空是为一块冲浪板，让我有随之飞腾的冲浪心。秋季高风横越，阵阵秋冬之云随势而至。远者漫漫，近者浑然。晦明天地，亘古流今。一个如此疏离的时刻，确乎梦境的重叠翻涌。这不只是记忆的画面，而是某种自然意志的图示。我心附着于自然造化，在瞬息间耽于这高处。我对自己发布箴言。重山萦萦回音，丘壑倏忽远逝——恰能对应行旅者的心潮。

枫叶谷中彩林如火，缤纷绚烂，潺潺溪水在青苔乱石中流淌，游客不禁驻足留影。



十岁以前，我在辽西小镇大虎山生活。除了镇子北边一脉小山，这里基本属于平原地域。以我童年的视野，不可能看到更远的地方，我甚或从未想到和辽西对应的还有辽东，更没有想到群山环抱、神秘瑰丽的桓仁。以后多年生存在长江流域的我，也从不知晓桓仁。

初入桓仁便成为一场想象中无法定局的智力游戏。心神开敞得是一曲信天游。近午的公路如一条长长的流水线，被波浪般的阳光，和同样呈波浪状的山阴云影烘托、剪切。它的坡度肉眼甚至很难识辨，倒是坐车稍稍的颠簸，显示了一种丘陵溪水般的节奏。

在这样明媚的时刻，视界中是襟怀袒露的丘岗逶迤。洪荒山野中，有一座巨舰般山峰拱起，前倾，紧接着其侧翼直向山谷俯冲。谷壑的深度随之被无限拉长，倚靠谷坡起势的山林草丛，以一派烈焰秋红为旗帜，又佐以金棕、紫红、铬黄、铜绿等季节色带，于是由近及远地迭起对应天空的簇簇浪花。看上去天公正往大地泼彩涂浪，一会是黄，一会为红，而且并未加以调和。那些色性分明的大块彩画，把山野的美感表现得无与伦比。

这个季节如潮汐铺天盖地，昼与夜的交响在山脉之上跳荡。

在接下来更多一掠而过的瞬间，脑海中不断印上闪烁即逝的山林图景。我从车窗观望远山，让空间距离淡化速度的逼迫。山之家族布列云天之下，高低错落，跌宕起伏。这让我突发奇想，大约天地初创之时，有一位大力神挥动开山巨斧，各色山脉就

左图：红枫顶白雪皑皑，登高纵目一望，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右图：廻龙湖上赏两岸峭壁上的色彩斑斓。



组图：枫林谷几乎包含了红与黄的所有色系，从朱红、大红、深红、褐红等，到柠檬黄、深黄、藤黄……如同暖阳流霞。

由他的大斧劈成，想此公豪情傲然，动如疾风闪电。大斧落处山山切面不同，高低有别；雄大或微小，圆浑或陡峭，全在这位大神的即兴作为。而山水就此顺势涌流，缓坡处悠然，陡峭处湍急。

悠悠荡荡的山野沿公路两边展开，左侧是逆光下的山林，右边山麓则阳光直射，光影陆离。大山环抱小山，近山挽联远岭。山山秋色炽烈，但色调又有差异。这多半是山林走向和树种类别的不同所致。地表上层叠的落叶也会绝妙有别，这要看它们出自哪片山坡林地。如这块地的落叶呈一片金色，另一处或许就是一地银晖，二者重合处则是金银叠加。有整面山坡正被阳光斜照，树冠上

似有无数金鸟跳跃飞翔。此刻即使闭上眼睛，余光也是形色闪耀。

于是目光和思绪就如风筝，长久在秋山红林间翻飞。近午的云，久久逗留于秋野上空。山的轮廓曲线在天际起伏不定，光影有一层熏熏然的日晕感。山影叠印在车窗上，又不断向后倒去，现出水样的长波纹。连续几面岭坡的白桦林，银色枝干对应着烟色的天空。枝头寥寥，叶落殆尽，更显出它们褪去衣装的修长，优雅形状如芭蕾课堂的少女。还有一种白松，外形扬开如伞，以千百株成群结队，有序地漫山排列。在逆向阳光下，通体镶上亮边——陈列眼前的仿佛一幅巨大的屏风秋景。光影流泻闪烁，而图景则呈浮雕式的静态。

山群之间偶有一闪即逝的平畈田园。房屋与

炊烟错杂的屯落依托着大路。有古老的村树和金黄的草垛，还有光影斑驳的村居屋场，圈养禽畜的木栅栏。正在屋脊、坝堰晾晒的老玉米，通身是阳光的金橙之色。收获后的水田稻茬成行，季节之余的残水倒映天空。瘦削的田埂宛如一条细浪，和逶迤的远山遥遥牵曳。它们似在共同挽留掠过天际的天彩，使其心存思念，欲奔不能。岁月孕育，乡魂不息。村庄总让我怀有最亲切的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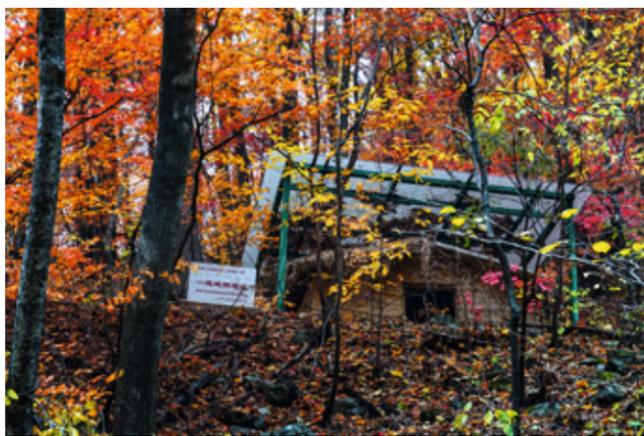
相形之下，深秋的枫林谷可称得上是对季节的推波助澜。这是一场大自然的嘉年华。日月风云、雨雾冰霜等一众英雄，都将登上金碧辉煌的舞台，其壮和声汇成漫卷的波涛。

我是一个远道而来的旅人，也是跃跃欲试的寻觅者。从进入山谷那一刻起，我的目光即不由自

主地随着山道高下盘旋，如同蜜蜂穿行在金色的蜜汁中，身心沐浴到一种温馨的甜美。随着双脚不断走到更高处，秋之芬芳始终如影随形，飘然而上，溢满山林。

秋的注视无处不在，幽浮于天空闪闪透亮。山野景物色彩瑰丽，体貌丰腴，但并不眩目刺眼。沿山谷向上或向下，都在经历暖阳的温厚照拂。它让你满心喜悦却一点也不为难，这跟炎暑盛夏完全是两回事。

此时，如果你大胆对视穿透树丛的暖阳，你会明晰秋林和阳光有着多么密切的血脉关系！阳光如同飞箭刺中你，一团金黄的光束包裹了你，你感觉额头一下子光点闪烁了。同样，即使偶或云层沉积，天光黯淡，



红枫似乎仍能内生出一种明亮，一种让你心境灿然的东西。以此，人性与山灵，枫红和流云，生机圆融，结为一体。

如果此时乘上一朵霞云，掠过形色如同朵朵火焰的秋林梢头，会看到若隐若现的巨石似老僧入定，还有层出不穷翻覆如海的丘壑间，草木蒿莱泛起的一片暖阳流霞之色。此时你会忘怀一切琐屑，在瞬间融入自然本源，这感觉堪比神仙。

在山间行走，秋林总在视野中挪移。一个画面的前景，几片由黄渐红的叶子跃然天际。我驻步观望一匹极美的多角枫叶，叶面正反镂金镀银，轮廓楚楚风华。日光透过叶背，反照出筋脉血色，真是动人心弦。日光对于季节的魔术，简直妙不可言，使得山野色彩层出不穷。朱红、大红、深红、褐红等为一条色彩链，然后是柠檬黄、深黄、藤黄，再到石绿、草绿、橄榄绿等。最终都可归结到金红、金黄或宝石绿的色系。这算是另一种量级的“姹紫嫣红”？黄和绿的相互点缀常常是极好配搭，给绿色烘托的黄，显得典雅高贵。这种色彩效果即是所谓“金碧”？

有一树叶，黄得富丽堂皇，但即或黄到极致也不会转红，而在它的叶枝缝隙，却透出后面枫

左图：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一连连部遗址遮蔽在冰壶沟里层叠相掩的秋红中。

右图：望天洞目前已发现五千多米，洞内石林、城墙、雪莲、冰川、喷泉、瀑布、暗河等溶洞景观无所不包，极具奇、特、险。



林的点点金红。同样，在橘红或棕红的秋林间，不时也会披露出更深幽处青绿的草影。还有一种树，墨绿色的圆形大叶子，给季节的紫铜色一点点镶嵌，由少而多，层层斑斑，直到覆尽底色。这些画面美得让我心跳加速，让我魂飞天外。

随着山野大地的色相日趋浓郁如金，天空也给映带得暖洋洋，云朵不知不觉间印上金色的淡影。林海一派金晖，地面也镀上金色。

以前我爱把浓烈的秋景喻之为“醉红”。秀色下酒，品秋亦醉。秋叶的祥瑞之色，让我喜悦莫名，甚或几分亢奋。老旧的记忆给秋色擦亮，许多往事复现在秋林的影像中。但山野只是彤红一片，顶多算作浓墨重彩，尚不算至

美。因而还会有广阔无垠的大蓝天，和黛玉般的山涧溪流相佐倚。再加上晨曦暮霭的云蒸霞蔚，这样的风景组合才算完美吧。至于映衬在山林中的老藤黄花，则更让秋色平添别样意味。

一阵山风摇落浪花般的落叶，倏然大野，遍地碎金。一枚有缘之叶掉落头上，像长辈轻摩颅顶，让心身猛可间醒来。山坡上的新旧落叶，层片掩覆，这也是轮回的后浪推前浪。

随后穿过一片老林。树干枝叶渐疏，坚挺硬朗。它们三五环拥，状如兄弟。枝干或疏或密，各自伸展又相互揖让，展示交织错落的共存之道。树冠已由夏日的厚重变为晚秋的轻灵，于是愈发无所羁绊，自由舒曼。

一棵古树倾而不伏，身上的结疤像上古贵族的